125.6
Sa/88s
T
2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讀風偶識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王風

黍離一篇韓詩以爲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爲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爲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序則以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較韓說爲近理然玩心憂何求

57324 5732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之語乃憂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說不過以章首言黍離稷苗故耳然作詩者多就其所見以起興蓋葍朴杜意原不在於物豈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斷以爲詩人之旨在是乎哉細玩此詩詞意頗與魏風園桃相類黍離稷苗猶所謂園桃棘也行邁靡靡猶所謂聊以行國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猶所謂謂我士也罔極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也然則此詩乃未亂而預憂之非已亂而追傷之者也蓋凡常人之情狃於安樂雖值國家將危之會賢者知之愚者不之覺也是以不知者謂之何求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桃憂魏國之將亡耳若待故宮已爲禾黍而後憂之不亦無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東也非由西而東也當其未立之時畿甸已盡沒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豐地與秦而使自爲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孫始陸續攻得之當東遷之初故國皆戎也大夫何爲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稱臣於金故其臣有銜命至金者乎王未嘗乞憐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國哉蓋緣

說毛詩者謂王風皆周東遷以後之詩此篇居王風之首當爲初遷時所作有此成見在心故見章首言黍稷遂以爲故宮之禾黍耳其實王風不必皆在遷後讀者當玩其詞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爲行役於故國也曰然則季札何以謂爲周之東也曰此不過大概言之耳非爲其必無一二篇在東遷之前也正如稱大雅爲文王之德而大雅豈盡文王之德稱鄭風爲其細已甚而有緇衣羔裘稱唐風爲思深憂遠而有綢繆蔦生豈得以是爲疑也哉

朱子集傳雖亦用序說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衝而申倚山據險尤爲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懾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成濮還師楚子入居于申鄧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荆楚漸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爲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

戍甫戍許何爲者曰爲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國若是親乎申與齊許紀甫皆姜姓也然齊滅紀又滅許以與鄭而晉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自相滅矣況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烏之愛乎蓋甫卽呂也書呂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能伐楚而至召陵晉文踐土之盟不得許則於盟後汲汲率諸侯以伐之晉霸既衰許折而入于楚始以爭鄭爲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王之戍申爲私其舅則宣王之封申亦爲私其舅乎謂平王之戍甫許以申同姓故則宣王之城齊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其時勢而但以已意度之者多也

朱子詩集傳云申侯與弑幽王法所必誅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

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得罪於天甚矣
余按申侯與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記而史記采之國語史
蘇史伯之言然經傳固無此事也詩書或多缺略左傳往
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語專記周事而亦無之
此非常之大變周轍之所由東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
而但旁見於晉鄭之語史伯逆料之言史蘇追述之事烏
在其可信爲實也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者亦多矣伊尹
聖人也而以爲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爲與

妲己比而亡殷誣矣褒君也而化龍龍漦也而化黿童妾
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如謂申侯之事必實二
子之言可信將伊尹膠鬲亦果與妹喜妲己比者乎以此
爲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誣也細玩詩詞但爲傷王室之
微弱初無刺王之意故以揚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
諸侯之不肯敵王所愾蓋因荆楚日强漸有蠶食中原窺
伺畿甸之勢故戍三國以遏其鋒以爲私其母家固已失
之因序此言遂謂之爲忘讎報施則更寃矣觀其後數十

年楚人卒縣申呂逼道中原陳許宋鄭咸被其害賴有齊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齊桓亡許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觀兵於周郊而問鼎焉然則此三國者正如漢之虎牢唐之維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詳考其時勢與其地勢而遽以爲平王罪也說並詳豐鎬考信錄中

中谷有蓷序云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歲室家相棄爾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焉朱子集傳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說於兔爰篇雖亦采序說而不訓以爲桓王伐鄭之事於葛藟篇則絕不用序說而但以爲世衰民散流離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詩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則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爲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遷室家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謂得其旨矣若以爲在桓王之時則其人當生於平王之世仳離遷徙之餘豈得

反謂之爲無爲而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鄭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無所大加損豈得遂謂之爲百罹百凶也哉竊謂此三篇者皆自鎬遷洛者所作蓋遷徙之際棄舊營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輯之不可是以盤庚將遷率籲衆感既遷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則邠民從之如歸市而傳亦稱齊桓遷邢邢遷如歸平王不能撫鄘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是以其詩云然吾故讀此三詩而知周之不復振也仳離猶云流離終遠兄弟非遷徙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卽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細玩其詞其爲東遷之人所作明甚非但與王族無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饑歲時也至以桓王伐鄭之事附會之尤失之遠矣

舊說周室東遷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風與雅者詩之兩體非以天子諸侯分也猶後世之詩有樂府有古體有齊梁體有唐人近體詩之外復有詞有北曲南曲也小

雅中間有類大雅者亦有類風者豳風亦有類雅者猶唐人詩之邊草河漢類詞宋人詞之天淨沙西江月類曲也所以賓筵抑戒衛而列雅閟宮洋水魯而稱頌諸侯之國既有雅頌寧天子之畿而獨無風乎但東遷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風之傳者少耳非以東遷故降而爲風也曰然則何以不曰周風而曰王風也曰王也者別於齊秦鄭衛而言之也若別於商頌則曰周頌不曰王頌矣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風也者詩之體也非以其遷故而風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風故而王之也說並見前黍離條下

鄭風

緇衣言好賢也治國之要惟在得人雖有善政非賢莫行然世未嘗乏賢但患人主之不好耳雖有英主非賢莫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適子之館屈身以見賢也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養賢也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是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賢者鄭開國之規模其在此矣大抵國家初造莫不以好賢爲務雖以鄭之不振而其立國之初猶且如是況齊晉之強魯衛之久當必有更甚於此者但開國於周初世遠詩軼無從見耳惟鄭建國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詩尚存學者所當以三隅反也序乃以爲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而作此詩說者因曲爲解謂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故云適子之館夫鄭本以王之支庶而爲卿士非由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宮久矣何待別授以館況適館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詞而人君爵尊祿厚亦非民之所當爲之改衣授餐者也朱子集傳亦用序說殊不可解嗟夫自衛序鄭箋出而毛詩大行於世三百篇遂變而爲音句之學與政亳不相涉矣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

弗聽鄭箋云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爲祭仲則此乃莊公諭祭仲之詞不得反以爲刺莊公至以里爲親戚以杞爲兄弟其取喻亦不倫且下既明言父母諸兄矣此又何爲託之里與杞乎共叔莊公之母弟也莊公方假仁義以欺人將使人謂我不負弟而弟負我今乃自謂不敢愛弟小自顧惜者不肯出是語而謂莊公肯言之乎此爲勉强牽合無待問者朱子駁之是已然以此爲淫奔之詩則猶未得詩人之本意也果奔女與其肯拒其所歡而不使來其肯以父母諸兄人言自防閑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猶謂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謂之何細玩此詩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確而不渝此必有恃勢以相强者故託爲此言以拒絕之既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與唐張籍卻李師古聘而賦節婦吟之意相類所謂仲可懷者猶所謂感君纏綿意也所謂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諸兄云者猶所謂君知妾有夫還君明珠雙淚垂也此豈果愛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

立言耳又按春秋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其取義正與此詩語意相合無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許也然則此詩固善於詞令者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反覆讀之其意自見若以爲淫奔以爲刺莊公而言語之妙遂泯然不復可識矣

有友人謂余曰朱子大儒誠有功於聖道獨於詩傳余有憾焉凡序所稱爲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謂然必經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爲其叔否則必以序說爲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詩傳亦有憾焉顧所憾與君異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余爲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爲其叔也答友人語止此其叔國君之介弟也詩人果稱美之當舉卿士大夫以爲擬乃僅曰巷無居人巷無服馬彼其叔者豈但與里巷之人較優劣者乎其叔之在鄭也如二君矣收二鄙爲已邑其目中

豈復有莊公者而詩曰禮禓暴虎獻於公所彼共叔者豈尚肯獲禽而獻於莊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諫也莊公若不爲意者蓋莊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撫卹其衆而下皆有叛心而京乃云國人說而歸之朱傳亦云鄭人愛之段不能結京人之心而況能得鄭國之人之愛且說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撫大都收二鄙繕甲兵具卒乘愛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車甲之强盛而惟田獵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詩逐文而求其義未見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則其非共叔明矣

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卽以爲共叔稱仲卽以爲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卽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卽不得復字仲乎宋陳振孫云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仲吉匜卽

以爲偪姑之類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册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廼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余嘗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陳氏之言可謂特識然豈惟古器物爲然哉古今之如是者蓋不可枚舉矣故陳恒所殺者闕我也而司馬氏以爲韓昌黎以昌黎亦也餌金石藥者衛退之也而孔氏以爲字退之故也世傳有嚴洞賓者嘗挑女子牡丹而傳奇家遂以爲呂岩事以岩亦字洞賓故也彼說詩者亦如是而已矣洛陰間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爲李老五同城別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鄰郡聞者遂以爲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帳飲食出金帛以恣其狹邪遊猶恐其不得當也其人知其慢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塔焉若喪聞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誤猶有說者若詩之將仲子叔于田但舉其字而姓氏皆

無之何所見其當爲祭與其者乃說詩者動謂詩序近古
其言必有所據豈知生同斯世者相距僅百里其舛誤已
如是況作序者謂衛宏上距作詩之時已八百餘年乎嗟夫
嗟夫此眞非言語所能爭也

女曰鷄鳴一篇序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鄭
箋以爲夫婦相警戒以興言不留色也朱子詩傳不取
陳古刺今之意而但以爲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余按夫婦
果賢則當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如葛覃之刈濩七月之于
耜舉趾矣果相警戒則當如蟋蟀之無已太康小宛之無
忝所生矣今也鷄鳴而起所爲者弋鳧雁耳飲酒耳好交
遊耳所謂賢者固如是乎所謂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
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
者蹠之徒也然則鷄鳴而起不必賢者而後能也若但以
不留色爲賢則天下之男子豈必皆日日御婦人者哉蓋
鄭俗浮薄不知勤於職業男女相悅者不必論矣即夫婦
居室不爲冶蕩而亦不過弋遊醉飽之是好初無唐魏勤

儉之風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不振以此爲賢而相警戒誤矣以爲陳古刺今則尤大誤豈古之人亦惟弋獵飲酒之是好哉

女曰鷄鳴一詩雖不足以當賢夫婦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婦人之性多私所親而執所見故女叔齊曰先君嘗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漢高帝大封諸子約非劉氏不王及呂氏稱制而王諸呂殺諸劉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難以屈指數苟於已有瓜葛者雖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貧困因何致不問也夫欲薄之則以積德從厚之說進之苟於已無瓜葛者雖嘗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貴自何來不問也夫欲厚之則以節用留餘之說進之夫夫之富貴已必與焉夫之貧困已亦必與焉此宜無事不與夫一體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幾以怨報德而以德報怨乎至於執所見者尤非言所能盡若漢竇太后奉黃老黜儒術之類雖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詩乃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

之婦人能體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雖不足爲賢然恐後
世以賢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親而執所
見者矣

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
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朱子詩序辨說云忽之辭婚未爲不正至其失國則又特
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
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

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
其失是非之正以亂聖經之本指壞學者之心術也朱子
之辨可謂明盡然近世說詩者仍多從序說而以朱子爲
非是余按詩詞一則曰有女同車再則曰有女同行齊侯
之女深處閨中何由得與鄭人同車同行鄭氏不得已乃
曲爲之解以同車爲親迎未聘之女而遽詠其親迎稱爲
同車其汚衊孰甚焉一則曰顏如舜華再則曰顏如舜英
明明稱其色美賢何在焉豈稱人之賢者固當稱其色乎

抑有色者卽爲賢女乎且齊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婬於兄而弑其夫何賢之有忽果娶之亦不過爲魯桓之續耳說者不得已乃屬之再請妻時再請妻者尚未知爲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鄭之人遂能決其爲賢女乎然則此詩卽非淫奔之詩亦斷斷非刺昭公詩矣細玩此詩皆贊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過稱其容顏之麗服飾之華初未嘗有一語稱其賢也蓋鄭俗浮薄所鄭重而樂稱者惟色是以季札謂之其細

已甚細也者無關於大體之謂也不必於詩詞之外强尋一意以誣古人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當漢之時四家並立務期相勝而又其時方尚鍛鍊故因詩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傳昭公辭婚一事以附會之此乃漢時風氣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爲實然雖經朱子詳加指駁而猶不信眞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從序說者不過曰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耳然不當存者豈獨淫詩哉昭公辭婚一節乃賢哲之高行若不知稱美反用刺譏此乃勢

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無見識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
刪乎晉董叔欲爲繫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紡諸庭槐
爲叔向所譏笑若刪淫詩而獨與其刺忽是聖人教人皆
學董叔也尚可以爲訓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爲刺鄭昭公扶蘇序云刺忽也所
美非美然籧篨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
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集傳則
皆謂爲淫奔之詩而深闢言刺忽之謬然近世說者皆以
爲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反以朱子之說爲非是余按
謂淫詩不當存似也然所當刪者豈獨淫詩哉昭公爲君
未聞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權臣擅命雖誠有之然皆
用自莊公之世權重難移非已之過厲公欲去祭仲遂爲
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將兵於河上而不召爲
昭公者豈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爲昭公罪也如
果鄭人妄加毀刺至目君爲狡童悖禮傷教莫斯爲甚孔
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何以於此等詩反存之而不刪

哉且所美非美者謂色乎謂德乎于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賢臣考之春秋經傳昭公以前爲莊公射王囚母納宋魯之賂而與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鄭人不之刺昭公之後爲厲公逐太子而奪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謀殺祭仲賴傳瑕以入而卒殺傳瑕貪忍譎詐背盟食言是以諡之爲厲然而鄭人亦不之刺獨昭公較爲醇謹雖無駕馭之才亦無暴戾之事謂宜鄭人愛之惜之然而連篇累牘莫非刺昭公者豈鄭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者乎然則三詩之爲淫奔與否雖未可知然決非刺忽則斷然無可疑者孔子未嘗刪詩說詳見後條下

詩序之謬鄭風爲甚遵路以後十有餘篇序多以爲刺時事者卽有以男女之事爲言者亦必紆曲宛轉以爲刺亂至朱子集傳始駁其失自鷄鳴東門外概以爲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言之詳矣顧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從序而非朱子無他以爲詩皆孔子所刪不容存此淫辟之作耳余按風雨之見君子擬諸草蟲隰桑之詩初無大異卽揚之

水東門之墠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不以淫詞目之可也至於同車扶蘇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屬明明男女媒冶之詞豈得復別爲說以曲解之若不問其詞不問其意而但橫一必無淫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且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張采序陳際泰文云知爲大士文者雖不佳亦佳不知爲大士文者雖佳亦不佳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贊者後知其出於馬始結舌不復語世儒聞爲孔子所刪而遂謂其無淫詩者何以異是由是言之朱子目爲淫奔之詩未可謂之過也然其詩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蓋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爲男女相悅之詞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無題香奩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間有所感觸而託之於男女之際如後世之再

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蕪君嫌鄰女醜之類蓋亦有之子太叔賦褰裳子柳賦籜兮子齧賦野有蔓草賦之者既可以斷章而取義作之者獨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男贈女者殊少豈鄭之能詩者皆淫女乎雖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爲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好賢有開國之規羔裘直節有扶危之操其餘皆卑鄙猥瑣之言耳兩叔于田及女曰鷄鳴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獵一事至遵路同車之屬淫靡冶蕩尤不知人間有羞耻事矣故季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也者卽卑鄙猥瑣之謂也習俗如此久必不勝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讀鄭風者當知立國有久遠之圖教民以淳朴爲貴懲淫蕩之風變弋獵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則宗社固於苞桑所謂授之以政而達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學詩耳若如詩序所言諸儒所釋篇篇皆刺時事莫非愛君憂國之心則與衛齊唐魏之

風幾無所別季札何緣目之爲其細已甚又何由知其當
先亡乎吾嘗取傳所載季札之言證之十五國風無不合
者然據毛鄭所注則與季札之言無一不相刺謬不知向
來諸儒何以深信篤好其說而不容人少持一異議也可
歎也夫

齊風

鷄鳴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則莫若勤雖古之大
聖人猶以勤爲要務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人君以一身撫
有一國爲地廣矣爲人衆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
之不上達故惟勤爲要務何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官
官宮妾不能欺矣日與其羣臣接則大臣不能欺矣不能
欺然後能知人之賢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
欲惡而興革之不然逸樂自恣深居簡出大臣有權則爲
大臣所壅蔽大臣無權則爲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
而達國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酖毒尤多因於好內

故開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親翦朱梁罷劉氏而遂亂是以賢君惟恐視朝之晏不得與大夫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樂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序乃以爲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相成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爲言古賢妃亦恐未然豈自丁公下至僖公十有二世之中斷不得有一賢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說之誤皆由以十三國爲變風務謂其有刺而無美有邪而無正委曲以爲之解必不可通則以爲陳古以刺今耳學者信爲實然亦可歎矣

齊風何以首鷄鳴也政勤於上也唐風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時齊晉最强齊伯至數十年晉伯至百數十年此其立國之基必有遠勝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勢而有爲鷄鳴蟋蟀所謂先立其基者也蓋自丁公唐叔立國於成周盛時其設施措置政事紀綱必有能撫綏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遠詩缺無從詳考賴此二

詩猶足見其遺澤何者此二詩者皆其數世以後之詩國
安民樂朝野無事正人心逸豫之時而在上者不敢自逸
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猶存立國之紀綱未
壞是以雖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賢君卽可以經
理整飭而得志於諸侯也故此二詩者皆當在春秋以前
編詩者首載之以見夫南山盧令肅羽采苓之所以不至
於亡而且以大啟其國者賴有此也

還序云刺忽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云云著序云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
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後之說詩者因此遂謂作此詩者其
意主於刺也余按還云揖我謂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
而東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皆以其事歸之於已
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爲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
已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汚者乎南山刺
襄公也則其序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而此三詩但
云哀公好田獵云時不親迎云男女淫奔並無一言及於

刺者與南山之序迥不類疑作序者之意但以錄此詩爲刺之非以作此詩爲刺之不必附會而爲之說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朋友亦可施之男女私會亦可未見其必爲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旌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見其必爲淫奔者竊謂遇此等詩但當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說已詳見前邶鄘衛風中

魏風

葛屨汾沮洳二詩序皆以爲刺其君之儉嘗朱傳采序刺儉之說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詞亦並不似刺儉者象揥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儀修飾之美言之似譏其華而不實者寧有刺人之儉而但歎其美好者哉褊狹也狹則不能尊賢容衆非儉之謂而采莫采桑亦詩人託興之常如采苓采蘩采蘋采杞之屬非謂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儉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則尤難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以霸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

平仲以顯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儉亦何負於人而乃以爲刺且瑣瑣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時汙尊抔飲楚之先世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未聞有以其儉爲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國者殆不可以枚舉胡爲乎魏之人獨以儉爲詬病無怪乎宋蔡京之據周官不會之文啓徽宗之奢以覆其國也蓋此二篇章法與鄘風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飾之美而末以一二語醒出詩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風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過借以起興執此爲儉之證誤矣

園桃乃憂時非刺時陟岵以爲行役思親者得之然謂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則二篇中皆未見此意園桃所憂在國無政若果已見侵削則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肅羽召南之殷其靁豈必皆見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畝爲阨削小民無所居語尤附會十畝但就樹桑之地言之非以十畝授用何遂至於無居朱子以爲政亂國危而不樂仕是也大抵詩序揣度爲多以唐魏之

俗多勤儉故謂之刺儉以魏國小而鄰於晉故以爲國小而見侵削耳甚至唐風之蟋蟀明言無已太康而猶以爲刺儉其誣古人亦已甚矣○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爲句下六字爲句於文既順於韻亦諧蓋子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偕叟里反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處讀斷失之矣

伐檀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遯於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爲恥其反覆歎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碩鼠序以爲刺其君之重斂朱子以爲刺其有司然細玩其詞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與小雅黃鳥篇筆意相類非惟不類刺君亦不似專指有司者蓋由有司不肖惟務朘剝小民以自逸樂而不復理民事以致豪強興隸皆得肆行吞噬而無所忌故民不堪其擾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誅求者其害猶小困於衆人之魚肉者其害最鉅惟有司不以素

餐爲恥訟焉而不爲逮逮焉而不爲理則姦民益肆里巷之間皆不能安其生此卽有司廉靜寡欲民猶不勝其困況加之以貪乎無怪乎其以碩鼠爲憂也

魏風僅七篇然讀之興亡之故如指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執政者褊心則在下之賢才無由進況人之心思不能兩用務實政者必簡於虛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節若卿大夫惟以修飾容儀爲美而貴遊子弟倣而效之則不復以量德程才爲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晉之所以陸沉也是以園桃詩人憂其將危然卿大夫狃於舊習莫之知也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卽有一二賢者亦困於下位勞於行役家人父子無生聚之樂由是稍有識者皆不戀富貴而戀田園矣賢人去則在位者盡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豈惟素餐而已方且剝民以奉已縱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晉師一至不復有禦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

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大抵國家盛時皆以勤政愛民黜華崇實爲務故衞風首以淇澳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緇衣冠之一則其時在春秋前君德民風尚美二則編詩者亦寓懲勸之意觀其先世詩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雖衰風俗雖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風首二篇獨以左辟象提如玉如英爲刺則是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卽以桃園一詩繼之編詩者於此蓋有深意焉惜乎說詩者皆爲刺儉之說所惑而見不及此也漢初諸家解經雖不盡合經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詩以附會爲事鄭氏箋之遂變而爲章句之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爲詩賦之資舉業之用而已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爲政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爲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爲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

分其來固已久矣

季札之觀樂也於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然陳爲楚靈所滅楚平復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而鄭下至戰國之初而後亡乃魏風之大而婉險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蓋凡風俗之浮靡而無遠慮者勢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權强凌弱衆暴寡有不可終日之勢則其亡也忽焉吾故讀黃鳥我行其野之詩而知周之必衰讀碩鼠詩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賢人去則風俗日頹故白駒之後次以黃鳥我行其野兩篇十畝伐檀之後次以碩鼠一篇理勢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過昏姻不相顧恤而已薄則薄矣初未有相凌藉事也黃鳥啄我粟矣然所損不多且猶有邦族之可復也碩鼠則吞噬無厭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適樂土其勢無以自全是以西周雖隕猶有郟鄏之遷而魏遂爲晉所滅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顧恤者患在夌夷不振故其害緩互相吞噬者患在鴕硊不

安故其害速學者比而觀之則興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覩矣

二南以外豳風尚矣其次則莫若魏風鄭衛之風舒緩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弱齊秦之風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强魏風則皆不然其詩樸茂深厚元氣未漓蓋其俗猶爲近古焉葛屨之刺褊心止篇終一語彼汾之謨貴遊僅微露其意皆不失溫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親之念無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歎不均者乎無有也有如肅爽之呼蒼天者乎無有也且不言已思親而但言親念已慈孝之情尤爲篤摯十畝但言退居之樂不及服官之難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托興尤遠爲美爲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歎誦之使人塵鄙之心都消惟園桃與碩鼠憂時感事語頗沉痛然猶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風俗之厚蓋廻非他國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爲耳然晉自併魏以後國勢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晉而魏氏爲多賢文侯修德勤民爲戰國諸君第一

善乎吳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諒哉其知音也千載而下讀其詞猶令人神往信乎詞之與聲果不容分而爲二也

唐風

唐風何爲首以蟋蟀也猶齊風之首以鷄鳴也所以著晉盛之所由來也而蟋蟀之用意較之鷄鳴尤美序乃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其詞但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儉何在焉且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爲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憂深思遠者得之然尚有未盡者何者此詩前四句特係開筆後四句乃其主意與東山之四章相類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謂人之當樂正謂人之不當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居謂現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本業先盡力於其所當務而後以其餘暇行樂雖行樂而仍不忘其本業也職思其外外謂意外所遭本業雖已克盡而事變之來無常不可以爲未必然而置諸度外朱子所謂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當過而備之

者是也職思其憂樂者憂之所伏太樂則憂必至故計然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孟子曰生於憂危死於安樂所以樂之時常作一憂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顧也蹶蹶黽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樂不忘憂則不至於有憂傳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則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寧文王小心翼翼之意非陶唐之遺民安能如是第以勤儉美之猶失其旨況反以爲刺儉不但與詩意相枘鑿而與季札所言思深憂遠者亦大相逕庭矣而世猶以序爲可信無

怪乎授之以政而不達也

大抵人情處貧困則思慮多周處安樂則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蓋不下數世百有餘年太平日久年豐人樂上下恬熙正縱恣怠惰之時而其言乃如是則其居安思危循分守義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頹薄不耐處約亦復不耐處樂衣食饒足則侈蕩頓生乾隆四十三年余鄉大饑人不自存甫豐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貧者亦美衣食憚勤苦近西山處俗尤尚侈婚葬之費常至鉅萬城中演劇

幾無虛日尤好爆竹之戲聲常盈耳每歲放烟火於城南
男女駢肩累跡蜂屯蟻聚有娶妻者則姻友助以炮沿途
聲常不絕其以繁華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況於思外
又況於思憂乎然强者皆取人財以自奉黠者百計謀人
之財而愚弱者一遇荒歲卽逃外郡困踣道路間嗚乎吾
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風之好樂無
荒則皆有以自給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窮餓然勇威
怯智欺愚橫暴鄉里人皆習習以爲常而不之怪數十年不
輩者十家而九而少節浮費則衆共非之故諺曰笑貧不
笑娼吾願爲政者善所以導民使風俗漸臻於淳厚庶幾
無愧於學詩也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讀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東
門言好德也然讀之而知鄭俗之淫蒹葭言好賢也然讀
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讀山有樞之詩而益知唐俗之
美也蓋惟其民勤於職業所憂者遠而不肯苟目前之安
是故詩人以此勸之使如陳鄭之風淫靡是尚則此詩不

必洋矣且其所謂喜樂永日者不過曳婁衣裳馳驅車馬掃庭內而考鐘鼓使在今日卽爲循分自守之人初無放縱荒淫之事而已滿其願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爲淫巧狎妓呼盧開燈演劇烟火雜戲闤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見未聞卽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銀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窩海參之目其餘雕鏤挑繡之屬奪目爭妍亦莫非古人夢想所不到視所爲曳婁馳驅者且淡漠而無味然則古所云逸樂者卽後世之不自逸樂者也況於不自逸樂者乎吾故讀山有樞而益歎唐俗之美而知晉之必霸諸侯也序乃以爲刺晉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與詩意全不類豈有不勸之以勤政愛民而反勸以及時行樂不憂國亡而反憂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說也呂氏祖謙乃以呂頷之棄珠玉爲比曲爲之解頷但責呂祿之棄軍未嘗勸以棄珠玉也特自憤而棄珠玉耳豈得用以爲比甚矣後儒之好附會以護序之失也

杕杜序以爲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

將爲沃所并爾朱子詩序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余按曲沃正晉之宗族方患其强大有滅翼之勢而今反謂他人不如同姓與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讀之一何其與晉事如合符也蓋自昭公以後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莊之族譖富子而去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皆適他國其見於傳者雍在秦樂在陳成公在周襄靈以後遂以爲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併而韓趙魏其分晉國詩言若著蔡然則是此詩與滅翼以前之事正相反與獻公以後之事酷相類而序乃以曲沃爲言者無他序以無衣爲美武公而此在無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當之不知無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無失次或者此詩即指獻公以後晉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說耳即果詩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國使晉君能服膺此詩則無

復有三家分晉事矣然則無論此詩所言爲家爲國而其禍福皆如燭照數計無怪乎季札以爲思深而憂之遠也五霸桓公爲盛齊桓在位數十年晉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軫狐偃趙衰等亦非其比然齊桓既沒齊遂失霸而晉文子孫繼霸百數十年此何故哉吾讀春秋經傳時嘗疑之近年細玩風詩始知其故蓋晉本承陶唐之舊民情淳厚流風遺俗尚未盡改非但蟋蟀一詩好樂無荒爲思深而憂遠也觀椒聊之盈升亦似頌知有屯留之遷者乃至采苓之刺聽讒爲之代謀深慮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而作焉者與巷伯青蠅遭讒憂憤之詩皆不類即鴇羽之思親杕杜之好賢亦皆足見風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國所及不惟鄭衛之靡弱不可同語即決決大風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猶師武臣力綿延數世下至戰國之初而猶謂晉國天下莫強也故讀豳風知周之所以王讀唐風知晉之所以强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讀風偶識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秦風

吾讀詩至秦風車鄰之篇而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趙高之禍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齊晉爲強而戰國則秦爲盛然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而秦風之第一篇第一章獨斤斤以寺人爲言且寺人亦有見於詩者矣寺人孟子巷伯有之矣然特憂讒詩耳時維婦寺瞻卬戒之矣

然特因哲婦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鄭重言之若此篇者
寺人之權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不過往
來將命初無預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將
命耳寺人亦有何權寺人之權卽君子之權也故人既見
君子則權在君子未見君子則權在寺人秦之權在始皇
者也然人不得見始皇則始皇之權卽在趙高始皇崩權
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見二世則二世之權亦卽在趙高
彼夫扶蘇蒙恬蒙毅李斯之屬駢首而就戮者豈有他哉
不過未見君子而已藉使扶蘇蒙恬得見始皇始皇必不
殺之卽毅與斯得見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見二世之必致
之死也是以鄭之緇衣孜孜焉適賢人之館齊之鷄鳴汲
汲焉聽羣臣之朝無他皆恐人之不得見君子耳陳蕃竇
武楊漣熊延弼之屬位居台輔功在國家而一旦不獲其
死無他亦不過不得見君子耳故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
信哉豈不信哉此治亂興亡之大要不知說詩者何以皆
無一言及於此而但以爲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車馬也無

怪乎誦詩者多而授之以政而不達者亦正不少也

詩之言未見君子者多矣汝墳曰怒如調飢草蟲曰憂心忡忡皆據未見時之思慕言之惟未見時有相慕之忱故既見時有相逢之樂而此篇獨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見時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見時有瑟簧之鼓者嗟夫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其情親矣其分尊矣而未見君子則不能不借助於寺人豈不可懼也哉是以及時行樂猶恐耋不能待而其忘也忽焉亦非但此詩然也權輿之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何以始重之而終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倖之言以至此乎晨風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似初嘗有功於國而後爲人所間不得見於君者故序以爲棄其賢臣朱子雖疑晨風爲婦人念夫之詞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屡屡之歌不見於經傳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語詳朱子詩傳）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賢人未有不爲其所譖者編詩者以車鄰始以權輿終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觀

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景監以見呂不韋懼禍則薦嫪毐以爲內援似泰立國以來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舊先王遺澤猶存固當有遠慮之君子或者詩人見微知著故作此詩以風之未可知也縱作詩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讀此詩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讀秦本紀李斯列傳而後知其敝也

蓋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習嬖倖苟得將出納之命皆能變是非而快恩讎唐長孫無忌以元舅秉政受托孤之任而一日不得見高宗則生死之命懸於許敬宗之手五代歐陽彬求見楚王馬殷知客樊某索賄不遂竟不得見殷卒奔蜀爲節度使故彬詩云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即府縣長吏苟使人將出納之命皆能隔聰明而作威福昔者府縣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環立案前以聽命訟者投文者咸執牌由門而進面爲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則取而印之以故權不下移台寃者少寅賓館在大堂之側士大夫來則見之踰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則往答之非徒示謙而已亦欲諮諏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時改辦事於宅門以內文呈批稿悉由宅門出入而爲守令者又多耽於逸樂妄自尊重往往懶於升堂訟者待至數月或至經年而不得見至士大夫來者尤不樂與酬對卽其人爵位匹敵可與並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艱於一見由是權盡歸於門丁吏胥喜則福之怒則禍之一縣中莫敢誰何者役之煩也獄之寃也百姓皆以咎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豈必寺人然後能爲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國風人讀之皆詩也余讀之皆政也雖然此難爲世之專事舉業者言之也

吾讀秦風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讀秦風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復見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時皆以德服民以禮治民東周以後王者不作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勝則惟以力爭之而兵凶戰危人情多憚而不肯前獨秦俗樂於戰鬬視若日用尋常之事小戎婦人詩也而矜言其甲兵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則男子可知矣無衣平日

詩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陣也而衽席視之鋒鏑也而寤寐依之則臨敵可知矣其風俗之勁悍如是天下誰復能當其鋒者湯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來即桓文亦不能再覯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勢也雖然既以力爭之則亦必以力守之漢高帝所以威加海內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務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險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齊以禮者至此都無所用雖欲復爲三代烏可得哉無怪乎蒹葭之伊人之隱而不出也朱傳之論無衣深得其旨惟謂小戎爲以義興師尚有未盡篇中但稱車甲之盛固未嘗有一言之及於義也至序反以無衣爲刺用兵失之遠矣又按春秋傳季札觀周樂以齊豳秦魏唐陳爲次而今乃列於唐風後者意編詩者之所更定蓋自周衰鄭弱齊晉迭興晉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勢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編詩者預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白駒好賢詩也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曰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兼葭亦好賢詩也然但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蘩維也不望其逍遙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駒之時周道既衰周禮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賢其臣不能舉賢故詩人猶冀其人之出仕其國之中興焉迨至平王東徙地沒於戎秦雖得而有之而所聽信者寺人所經營者甲兵征戰而不復以崇禮樂敦教化爲務人材風俗於是大變然以地爲周之舊也故猶有守道之君子能服習先王之教者見其政變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韜晦入山惟恐不深詩人雖知其賢而亦知其不適於當世之用是以反覆歎美而不勝其惋惜之情吾故讀蒹葭而知三代之將變爲秦漢也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禮說者因以伊人爲喻周禮朱子以其說爲鑿夫强指伊人以爲周禮其說誠鑿然以伊人之不出爲因周禮之不用則朱傳與序說未嘗不互相發明也特說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詩在小戎之後黃鳥之前知秦人惟務强兵而不復以愛惜人材爲事使

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將有繼子車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見幾之哲宜詩人之反覆而歎美之也

陳風

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陳風何爲首以宛邱東門之枌也君子是以知陳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勞而不宜逸宜檢而不宜縱奢蕩之心勝則本務必荒於是乎孝弟勤儉之風微奢蕩之俗成則財用必匱於是乎爭奪欺詐之事衆故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以賢君大夫修其政事務防閑其民使不得縱恣今陳風首二篇即以奢蕩爲事則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樂者矣還之言夸矣然不過好田獵耳山有樞言及時行樂矣然不過酒食衣服以自適耳未有若陳俗之專以遊蕩爲事者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陳最不振幸而齊桓一霸得以少安齊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末久遂爲楚莊所滅幸而復封而楚靈復滅之又幸而再封而

楚惠卒滅之豈非風俗之敝故哉詩人蓋預知其如是故賦其事而深譏之而衡門之高士亦遂樂飢而不出也

衡門戶以爲誘僖公朱子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今按衡門貧士之居樂饑貧士之事食魚取妻亦與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說是也細玩其詞似此人亦非無心仕進者但陳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國事民艱爲意自度不能隨時俯仰以故幡然改圖甘於岑寂謂廊廟可居固也卽衡門亦未嘗不可居魴鯉可食固也卽蔬菜亦未嘗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卽荊布亦未嘗不可取語雖淺近味實深長意在言表最耐人思蓋賢人之仕原欲報國安民有所建白若但殽殽素餐已無樂於富貴況使之媚權要以干進彼賢人者肯爲宮室飲食妻妾之奉而爲之乎恬吟密詠可以息躁寧神朱傳得其旨矣

東門之池戶以爲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賢女配之今按漚麻漚苧絕不見有淫昏之意卽使君果淫昏亦當思得賢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禮不再娶恐亦不容

別求良配也朱子以爲男女會遇之詞較爲近理然亦無由見其必然細玩此詩絶無狎褻之語而有隨遇而安之意恐亦賢人安貧自得者所作既息交而絶游則惟有悅親戚（親戚猶言骨肉）至親之情話耳老菜子攜妻負薪梁伯鸞夫婦偕隱何嘗非賢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語遂定以爲淫詩也

東門之楊以下六篇序以爲刺詩者五篇今玩其詞惟墓門株林爲刺詩耳株林一篇絶無一語直斥之者但云胡爲乎至株林以從夏南故也然則非適株林也特從夏南耳一問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則其惟務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顯然可見其言語之妙與鄘風牆茨篇略同但用筆各異耳至以墓門爲刺陳佗則絶不類陳佗不聞他惡但爭國耳而篇中絶無一語針對陳佗者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既失其傳而序遂强以佗當之耳若此果爲刺佗則語皆索然無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讀株林而知墓門之必非刺佗也蓋陳靈之

事見於春秋傳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
墓門所刺之人不見於傳故無從知其妙然則三百篇中
言語之妙者不知凡幾特其事不見於傳無可考耳吾願
說詩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爲知也
陳風凡十篇首二篇卽言歌舞其餘八篇言男女約會思
慕者四篇刺淫亂及無良者二篇獨衡門東門二篇爲隹
詩耳然皆賢者高蹈不仕之作則其風俗政事從可知矣
吳季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可謂知樂也已吾故讀陳風
而知陳之必亡也然吾讀株林而又知陳之未遽亡也何
者靈公雖無人理然大夫諫之詩人刺之是其直道猶存
公論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線之未盡不然荒淫者聽之
而已人亦不復醜之卽醜之亦不爲詩以刺之卽刺之亦
無人爲傳之矣是以楚莊滅陳而復封之楚靈滅陳而楚
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近世說者動謂詩不當存淫詩不知政事得失風俗盛衰
皆於詩中驗之豈容刪而不存若如所言詩何由得通於

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國祚之短長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風補說

七月非周公作鴟鴞非東征時作東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勞歸士而歸士答勞之詩皆已詳於豐鎬考信錄中矣然七月一詩義蘊精深尚未及詳申其說故復補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時最愛七月一詩近因眼疾艱於翻閱往往背誦風詩以自遣吟諷既久始覺少年所得尚淺卽先儒之說

亦尚有未備未安者暇日乃爲之解於所未備者補之所未安者易之兩說互異者折衷之疑則缺之已詳者則不復贅時嘉慶庚午夏六月也

七月一詩舊說謂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終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食之意余按采蘩獻豜與衣無涉也于茅鑿冰與食無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爲前四章反無一言稱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細玩此篇文義首章與第七章相爲首尾首章言農事之始七章著農事之終而資生之計以衣食居三者爲要無以卒歲豈復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誤播穀之事是以首章農事未舉先言授衣七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則皆敘田家雜事先之以蠶桑者豳地多寒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養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墐戶次之而第六章則又雜事中之尤瑣細者初未嘗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爲農夫所藝則次之於

黍稷之後蠶爲女工所成則列之於雜事之中至第八章則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補其未備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屬之衣食也說並詳各章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章述稼穡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關中南北皆山惟北山之北地最苦寒無以卒歲來年誰爲之于耜舉趾者楊忠愍公繼盛之詩所謂巖底餓夫寒欲死來年縱稔濟誰飢者也故以授衣先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兩月前預圖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爲後慮豐則不爲荒備健則不爲疾備熟則不爲寒備七月火雖西流殘暑猶存距寒尚遠乃見星流即知寒之將至先事而籌則無倉卒之患諺所謂天河掉角方音讀平聲防備蓋寓者也故以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夏正

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傳云豲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余幼讀此詩亦尋常視之其後身至豳土（即今陝西邠州唐時改豳）為邠仲冬之月朔風勁甚逮季冬時小立庭中微風不起而肌膚若裂其寒眞有如豲之發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詩人體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產也　耜耕器即今之鋤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婦子者帛肉專以奉老勞苦則卑幼皆當任之也田畯至喜者上下一體愛民深故課耕勤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下五章皆敘田家雜事復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蠶桑之事故也雜事首以蠶桑者一則王政以養老爲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牆下樹桑五十衣帛爲始一則承上章四之日舉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陽晴暖也有鳴倉庚月令所謂仲春之月倉庚鳴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徑也孟子所謂樹牆下以桑者非環牆皆桑也民居必

相櫛比左右皆鄰也蓋於牆外田內樹之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間蠶尚稚鄭箋所謂蠶始生宜稚桑是也　蘩毛傳以爲白蒿所以生蠶按召南詩以采繁爲公侯之事春秋傳稱蘋蘩蘊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則蘩乃蔬屬可爲饌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蠶者古今名物不同鈌之可也朱傳以爲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則詩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爲倒置況用蘩爲時不久爲數無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祁祁乎然則詩特因言二月間事故連類而及之不必思以飼蠶故也　女心傷悲始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與豳公子同出同歸女遵微行何由得與公子同歸鄭氏不從是也然謂感陽氣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傳以爲許嫁之女以將遠其父母爲悲者得之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然男多樂婚而女多不樂嫁何者男子娶妻與之共事父母女子適人則不得事已之父母少有人心者自應爾爾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傷悲固人情也

如鄭氏之言傷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爲寧先周之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則爲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貴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爲風俗之美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蠶桑之事遂言季春蠶桑之事因終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蠶月卽夏正之三月不稱三月者豳俗重蠶故呼此月爲蠶月猶今人之呼十二月爲獵月也

條桑斧桑條也凡樹至春則芟其條使續生者得遂其長故擇其桑條之遠揚者斧而落之以取其葉而枝小附幹者則但采其葉蓋蠶至三月壯而食多是以廣取桑葉以飼之也　載績績絲以爲帛也舊說以爲績麻按上方言治絲之事何得不言績絲而言績麻使絲事有首而無尾乎蓋承上文言績絲而麻之績亦包括其中耳觀下文言爲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則此績之爲績絲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陽遷岐以前周已尚赤然則騶衍稱周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火德王劉歆稱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尚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猶衣也變文以協韻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爲公子裳尊君親上之義舉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此因上兩章言蠶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獵也　秀葽草蕃也鳴蜩蟲壯也草蕃蟲壯皆非田獵之時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葉脫然後田獵取物之中亦有愛物之仁存焉　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見意也爲公子裘猶言爲公子裳舉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　于貉私獵也其同大獵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者故借田獵以習之私豵獻豜亦尊君親上之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因上章言製裘以禦寒遂言入室以禦寒之事也　斯螽莎鷄蟋蟀朱傳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是也　舊說以爲三物後世謂之促織或謂之絡緯亦謂之蛩皆是物也啟向本以清暑故寒則塞之戶歷三時不無剝落故墐之云嗟我父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則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雜敘農桑餘事蔬酒器物之屬皆田家瑣細之務也

鬱薁未詳何物菽今謂之豆後文十月納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亨菽者蓋豆種類最多豇豆有入飯入蔬二種扁豆亦以入蔬皆陸續摘食之白豆將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邠土宜棗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種之今邠州惟一川產稻竊意古者亦當如是蓋

緣所產無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釀酒是以後文納禾稼不言稻而此文爲春酒獨言稻也　稻有黏不黏二種不黏者可食黏者可爲酒所謂糯米者也故箋傳皆謂稻以釀酒竊疑棗亦用以釀酒者今山東有棗酒關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棗入稻而釀之春酒二句雙承上兩句未可知也　壺瓠也苴麻屬叔義未詳蓋治麻也傳謂苴爲麻子與壺皆以充食按昔人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又稱魏王貽我五石之瓠論語亦稱匏瓜繫而不食則似古人於壺但以備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蓋亦治麻以爲布耳所以瓜獨言食而壺但言斷苴但言叔也　荼未詳何物或云卽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讀茶音與荼正同說爲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謂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爲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洩地氣亦勞人力平地多薪秸藁爨則煙濃遇歲歉則不給於用古人豈無秸藁且邠山亦產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預樹樗於數年前也

云食我農夫者別於上文春酒介壽之養老者而爲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與上章意同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此終首章稼穡之事也首章于耜舉趾開農事之始此章築場納稼表農事之成首尾呼應詩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穫此何以言十月納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齊此舉其終而統言之故也何以繼之以乘屋也猶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類稷而穗散有二種黏者可爲酒詩所謂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者也不黏者可爲飯河以北呼爲穄今邠人謂之糜詩所謂其饟伊黍論語所謂殺鷄爲黍者也朱子黍離傳云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乃今蜀黍種自蜀來而黏者可爲酒故名蜀黍俗呼爲高糧非黍也黍中原徧地有之朱子生長閩中閩浙多稻麥無黍僅有蜀黍故誤以爲黍耳　稷漢以後謂之粟今

北方農夫皆呼爲穀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稱對米而言則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穬最蕃故概呼之爲粟而黍則必稱黍以別之久之而穬之名遂掩朱子黍離傳云穬一名稷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說文云稷糜也又云糜稷也稷乃黍之別種故糜從黍今邠人亦呼黍爲黏糜糜何者其類同也說文云莠草似穬而無實今俗所謂穀正與莠相似非農夫往往不能辨而稷與莠毫不相類則稷之非穬明矣但山東河南之人多讀入爲去因有誤以穬爲稷者閩浙舊無此種故無從辨其是非耳云稷非也云粟是也詳見陸稼書先生黍穬辨及余穬稷辨中重與穆黍穬皆有之言黍穬復言重穆者雨暘無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預卜故多其種以冀其有一當也禾黍穬之通稱凡穀之穗側垂者皆爲禾故禾從木而側其首篆文作禾麻所以績爲布而成衣也詳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貴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復言菽者前舉其一二種此則兼諸種而統言之也麥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農事既畢通

計一年之所入也　宮功朱傳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
官府之役也余按二義皆當有之觀於爲公子裳爲公子
裘則上下一體義固無所別也曰入而息乃宵而索綯者
冬晝短而夜長故以夜補晝也其始播百穀朱傳得之鄭
箋以爲祈穀非也蓋謂明春又將于耜舉趾其文正與首
章相呼應也　首章農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農功甫畢
卽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敘戌亥月而仍
及子丑月復遞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農桑事畢之後何以復終之以此章也此古聖人所以變
理陰陽而使無水旱之災者也何者務農養蠶人力盡矣
田疇可闢百穀可成矣然使雨暘不時五穀不登農夫將
奈之何故復繼之以此章也蓋雨暘之不時有二一由於
天地之氣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達鑿冰四語所以通

天地之氣也肅霜七語所以達上下之情也　雨也者雲所化也雲也者地氣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鑿之所不及此雲所由升也隆冬冰堅寒氣凝結則春分以後地氣不得上升而爲雲郁山多而地寒層巒疊嶂之中必有積冰之處故必鑿冰以疏其氣也　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堅之候也納凌陰於三之日者何恐過此而冰泮也獻羔祭韭以啟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陽氣日盛恐陽氣之爍陰故漸啟其冰以宣陰氣此所以陰不伏陽不愆而地氣常升也　然亦有密雲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燠氣之爍之也燠氣何以爍也里巷之間強凌弱衆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則怨且憤怨憤之氣盛則雲雖升而不能成雨是以東海孝婦冤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鄭俠言罷新法而天卽雨故欲和陰陽之氣者必務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而躋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暘不時由於訟獄不平以平訟獄可矣羊酒而躋堂何取焉曰訟獄之平既事之後則然耳治民之道固

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訟獄也古者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如今一縣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縣令長高自位置不屑輕與士民相見民誰敢以朋酒羔羊躋其堂者羊酒之躋公堂民之親其君也實由君之親其民也　此其上下之間無異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與聚之民有所惡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凌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衆自不敢暴寡强自不敢凌弱無他知其耳

目周而痌瘝切也兵法所謂上兵伐謀者此也　上下交而陰陽和雨暘時而禾麥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詩所以必終之以此章也

七月一詩凡事皆爲未然之慮不待於臨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見火已流知衣之將授也四之日舉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計田將耕知耜之當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見其穫隕蘀而已預戒之塞向墐戶爲改歲計也當動股振羽而已遞數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

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語皆非泛言誠爲先事之慮故也蓋天下之事未事而圖之則有功臨時而計之則無及計然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者也是以樂則慮憂常則慮變豐則慮荒故有終歲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則不然田穀豐登則佚樂頓起衣食恣爲好美風俗務尚繁華若豐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離於道路卽刼掠於閭閻亦復何濟於事甚矣古人風俗之美也

七月一詩資用盡取之於國中不待於外求也五穀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獵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過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無非國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厲鍛之屬須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鑿之天無求於人無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無所用於金也不待沉珠於淵而固無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貪是以無爭夫惟無爭是以宗族和諧鄉里婣睦美哉俗乎余幼時至鄉中

見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則市綿而紡績以爲布罕有靡麗之飾魚肉之奉而應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餅餌爲饋遺以故人不蓄錢亦不貪錢壯年以後鄉民漸尚紛奢需用日增非錢莫能買也由是人多貪錢智者欺愚强者凌弱而風俗遂日敝吾故讀邠風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趨事赴功初無安逸暇豫之一時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蠶績於內未舉趾而已先于耜甫納稼而即執宮功雖農隙之時而亦有剝棗斷壺采荼薪樗取狐狸纘武功之事乃至冰堅水涸一切之事皆畢而猶使之冒寒鑿冰毋乃過於勞乎曰此先王之所以爲憂深而慮遠也大凡人心不能無所用不用於此則用於彼不用於正則用於邪日有所用而無休息則心專於所營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無分外之思一日無所事事則其心遂放而恠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煙火燈船雜戲之屬盛行於時而民之心

遂蕩蕩則不復思義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鄰里
亦不思任卹且其用財既奢則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則
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强凌弱相爭奪而不止訟獄
自是繁而風俗自是壞矣是以楚莊王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魯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吾故讀七月而知
周之所以王讀蟋蟀而知晉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學
優而仕者之罕知此義也

東山一詩敘室家離合之情況摯眞切最足感人而絕無
怨尤之意尤足以見盛世風俗之美余曩在京師時濱南
陳履和以其所作東山詩解貽余余曾書其文後數十餘
言載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諷此詩猶覺所論未盡不能自
已復著此解附載之於七月諸章之後

衛宏毛詩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
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余按首章自敘

途中情形次章代寫家中景象皆未歸時事謂之爲完與
思尚屬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別乍逢之喜故曰婦嘆于
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爲誤解若第四章乃言夫
婦聚首之樂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舊
如之何兩句醒出主意詞意甚明今乃以爲樂男女之及
時是反以襯筆爲正筆失詩人之指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二句無韻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叶東我東曰
歸韻我心西悲叶歸製彼裳衣叶歸勿士行枚叶歸蜎蜎者蠋韻烝
在桑野韻敦彼獨宿叶蠋亦在車下叶野

首章先寫未歸之時途中情形以爲下文作勢西字直照
下婦嘆于室句獨宿車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
其舊如之何句不寫未歸時之苦不見既歸後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韻亦施
于宇韻伊威在室叶實蠨蛸在戶叶宇町畽鹿場韻熠燿宵行叶場
不可畏韻讀平聲也伊可懷叶畏也

次章極寫家中蕭條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內首章所謂

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蕭條如此何以爲情不如是不見歸後之樂也前兩章純用反襯文勢極佳以伊可懷結之神氣直注末章其舊如之何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韻婦嘆于室叶垤洒掃穹窒韻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韻烝在栗薪韻自我不見不入韻單句惟此二字不入韻除首二句外篇中于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寫夫婦相逢之樂婦嘆于室我征聿至兩兩相對然使乍別即歸亦屬常事無足異者故復借瓜點出三年二字以見久別重逢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韻熠燿其羽韻之子于歸叶飛皇駁其馬叶羽親結其縭韻讀若羅九十其儀叶縭

叶縭讀若俄其新孔嘉叶縭讀若歌其舊如之何叶縭

此當寫夫婦重逢之樂矣然此樂最難寫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縭也而親結之儀也而九十之凡其極力寫新婚之美者皆非爲新婚言之也正以極力形容舊人重逢之可樂耳新者猶且如此況於其舊者乎一句點破使前三章

之意至此醒出眞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側擊之詞最耐學者思索玩味工於爲文者也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篇益信詩之有資於言者大也

我征聿至于今三年兩句乃一篇之關目篇首滔滔不歸一語次章果蠃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內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撿筆卽補筆也至第三章始借見瓜斟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語之妙可想

按此詩詞意明甚不知向來何以解爲大夫美周公與周公勞歸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詩者決之

通論讀詩

詩之旨趣前卷言之詳矣近覺其義有未盡者復附論之於此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以寫性情書以道政事詩之有資於言可以專對固也若政事則莫如書而聖人反責之誦詩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蓋其故有三焉一則春秋之世卿大夫誦詩者多觀傳所記賦詩引詩之事不可枚舉故

聖人就所素習者言之二則尚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非尋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賢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聖人亦不以過望於當時也三則政以治民正俗爲要尚書所言乃朝廷興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憂喜風俗之美惡則詩實備之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興讀大東而知周之所以衰讀齊唐之風而知其立國之強讀陳鄭之風而知其享國之促車攻夜如何其非不朝會仍其舊也然誦白駒黃鳥而知周之必微載馳定之方中非不國家失

其故也然誦淇澳干旄而知衛之必久詩之有益於政去矣無怪乎季札觀於周樂而興亡得失遂如指諸掌也余嘗觀前代諸史書亦自以爲識其治亂之由其後泛觀前人詩集文集與野史之所載士大夫之風氣民間之好尚官府閭閻之利弊所以興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見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淺而史之未足以盡政也聖人於誦詩者而望其達於政其亦猶此意乎惜乎世之誦詩者皆爲詩序所惑強以事附會之失詩人之本意遂至與政不相涉

也

大抵國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抑强姦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惰自恣則政皆失宜狥私而鬻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爲理者有之豪强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倚豪强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壞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爲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爲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爲當然不以爲異也非適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場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

避而遷於洛折而入于晉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熟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碩鼠詩序以爲刺君朱傳以爲刺有司今以黃鳥觀之食黍食麥何異啄粟啄粱之喻蓋亦困於豪强之凌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碩鼠屬之有司也說已見魏風中

古之人主有輕信人言而誤用姦人誤殺賢臣者讀史者輒譏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獨人主然也雖說經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殺亦然必待國人之言僉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見其果然然後去之殺之若是乎其不肯輕於信人也今說經者則不然衛序鄭箋之說詩也不過一家如是言耳齊詩不如是也魯詩不如是也即韓詩亦不如是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而諸大夫國人皆不以爲賢不以爲不可不以爲可殺乎且考之史記漢書不合也考之春秋經傳國語不合也即細玩本詩之詞意而亦不合也

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實未嘗賢未嘗不可未嘗可殺乎然而說者皆不之問有如不見不聞然者此何故哉夫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同尚猶不敢盡信而必察之況僅一家言之而遂曰詩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則古人之受誣者可勝道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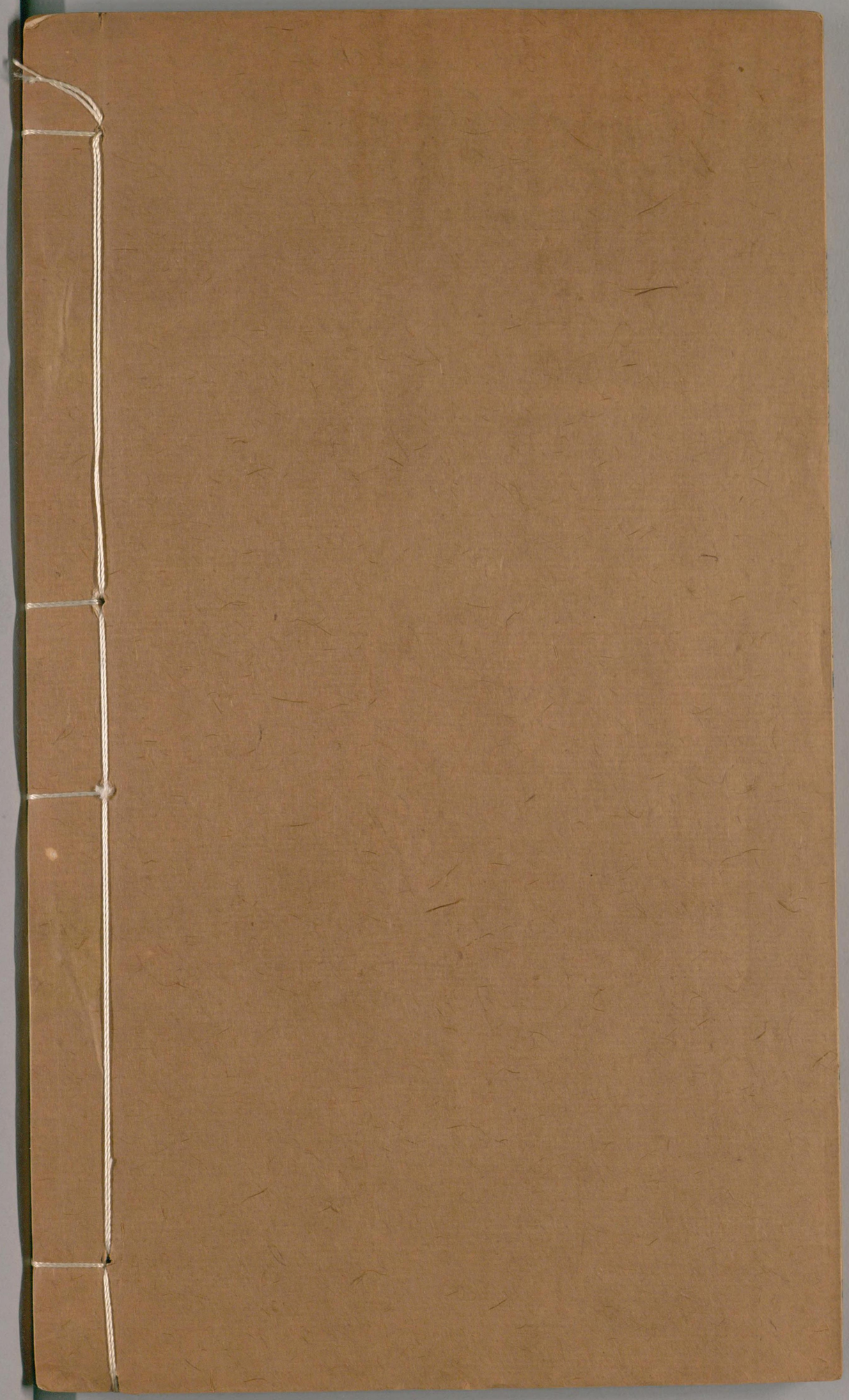
讀風偶識卷之四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CL·
NO· 3824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